

中国绘画家故事

蔡子潒 编



# 中国绘画家故事

蔡子谔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中国绘画家故事

蔡子谔

---
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邢台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4印张81,000字 印数: 1—2,000 1987年9月第1版

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R10366-27 定价: 0.65元

# 序

韩 羽

人，都经历在自己编织的故事之中，或悲欢离合，或兴盛衰败，形形色色，因人而异。

画家，当然也不例外，所不同的，因他整天和画笔打交道，故在逸闻轶事中就往往杂有色彩线描，明暗光影以及其它与绘画有关的故事。使读者增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，这似乎倒可以算成本书的一个特色。

故事，是人生的评判。他可以陶冶性情，增益智慧，把开启心灵之美的闪光钥匙，悄悄包藏在殷鉴之中；将掩埋世态之丑的幽默微笑，默默弹奏于心弦之上！所以“骏马之骨”的故事，能起到招徕人才的作用；“徐公之美”的佳话，可达到采纳意见的目的。这样的例子，可以说是多极了，这里是举不胜举的。但从这里面，足见故事能够晓理动情，是具有审美教育作用的。

蔡子谔编写的《中国绘画家故事》，是可以使青少年和广大读者，在学习和工作之余获得这方面教益的。

书中的一些篇目，虽多涉及绘画之事，但也不尽拘囿（yóu右）于这一行道。善于触类旁通的人，是可以从其中悟出一些其它道理来的。正如本书故事中讲的，吴道子、张旭能从舞剑中悟出绘画和书法的道理来一样。

一九八二年二月于保定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序.....         | ( 1 )  |
| 顾恺之点睛传神.....   | ( 1 )  |
| 曹仲达泼墨成蝇.....   | ( 9 )  |
| 戴逵幕后纳众议.....   | ( 11 ) |
| 展子虔登门求教.....   | ( 16 ) |
| 阎立本研习壁画.....   | ( 20 ) |
| 韩干以御马为师.....   | ( 23 ) |
| 吴道子观剑挥毫.....   | ( 25 ) |
| 无价增价跋异画.....   | ( 28 ) |
| 毛延寿受贿遭斩.....   | ( 32 ) |
| 姜道隐不为名利.....   | ( 36 ) |
| 李夫人月夜画墨竹.....  | ( 38 ) |
| 钟隐窗根偷画艺.....   | ( 42 ) |
| 郑侠闯宫奏“密急”..... | ( 45 ) |
| 龙眼为何学闽音.....   | ( 47 ) |
| 米南宫以假换真.....   | ( 49 ) |
| 厉归真深山观虎.....   | ( 52 ) |
| 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..... | ( 55 ) |
| 李唐画竹巧夺魁.....   | ( 57 ) |
| 范宽“临摹”终南山..... | ( 60 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半壁江山“马一角” ..... | ( 63 )  |
| 戴进画红袍犯讳 .....   | ( 66 )  |
| 自学成才的王冕 .....   | ( 68 )  |
| 陈洪绶二临石像 .....   | ( 71 )  |
| 郑板桥改诗习字 .....   | ( 73 )  |
| 任伯年飞檐画猫 .....   | ( 76 )  |
| 齐白石虾蟹含情 .....   | ( 79 )  |
| 徐悲鸿发愤苦学 .....   | ( 84 )  |
| 颜文梁丹青风波 .....   | ( 88 )  |
| 司徒乔喜遇良师 .....   | ( 93 )  |
| 傅抱石在困境中 .....   | ( 96 )  |
| 李可染以牛为师 .....   | ( 103 ) |
| 庞薰琬虚怀若谷 .....   | ( 108 ) |
| 吴冠中备尝艰辛 .....   | ( 113 ) |
| 韩羽童年的启示 .....   | ( 116 )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| ( 120 ) |

## 顾恺之点睛传神

顾恺之是东晋时期的大画家。他多才多艺，诗赋、书法和绘画，无不精妙。同时，他的性格又十分独特，所以，人们称他为三绝，即“才绝、画绝、痴绝”。

他的画题材十分广泛。人物肖像、神仙、佛像，还有禽兽、山水，都是他喜爱而经常画的。他画人物，非常注重人物的神情意态，尤其讲究人物眼睛的描画。他有一个习惯：画肖像时，别的部位都画好了，单单把眼睛空出来，有时竟放几年，不去“点睛”。有人问他这是为什么，他说，人的四体画的美一点、丑一点，都与这幅画的精妙处关系不大；而肖像画传神的奥妙，全在眼睛上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当的艺术见解。

有一次，顾恺之给一个叫裴楷的人画像。这个人长得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。顾恺之挥笔如风，不一会儿就把像画好了。在一旁观看的人还没来得及喝采，只见顾恺之蘸了一笔淡墨，瞄准了画像的面颊，“噌噌噌”就是三笔。众人一看，原来是添上了三根飘拂飞扬的髯须。大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禁不住“呀”地一声惊叫起来。裴楷本人也坐不住了，急忙起身跑过来，他一瞧不要紧，心里结了疙瘩：我裴楷仪表堂堂，怎么给我在脸上凭空添上几根“猫须”呢？但碍于情面，他没有吭声。顾恺之似乎猜透了他的心思，伸出两个

指头，遮住了那三根髯须说：

“你们大家好好看看，是这样象裴兄呢——”他等众人注视了一会儿，又把手指撒开，说，“还是这样更象一些呢？”

大家惊异地发现，用手遮住那三根髯须时，象是象，但似乎欠缺一点神韵：顾恺之把手指撒开后，三根翘着的长长髯须，飘拂飞动起来，简直把裴楷平日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和愤世疾俗的神情，勾魂摄魄地画在纸上。真令人拍案叫绝！

顾恺之画的《女史箴图》和《洛神赋图》更是传神之杰作。

《洛神赋图》是以曹植的《洛神赋》为脚本，取曹植洛水遇宓（fú伏）妃的故事而创作的。宓妃的形象，描绘得格外凄婉动人。你看她：爱慕曹植，又羞于吐露真情，那双眸子，含情脉脉，象盈盈秋水；那光润的面容，微微颦眉，神情凄楚，如诉如泣……。人们看了画，也会象曹植一样对宓妃产生深切的同情。顾恺之的画具有这样大的艺术魅力，也就难怪他当着凡官寺慧力法师的面夸下海口，做出了一件戏弄权贵、誉满京都的壮举来！

那是晋哀帝二年（公元364年）京城里要修一座凡官寺，由于缺乏资金，寺僧设大会招徕京都里的达官显贵和公子王孙们布施。

一天，凡官寺来了两个年青人，一个衣冠楚楚的胖公子，一个眉宇轩昂，身着青布长衫的书生。

凡官寺管账的和尚定睛一看，忙朝那个衣冠楚楚的胖公子打招呼，因这公子是当朝王宰相的侄儿，他认准了这是个财神，急忙施礼说道：

“哎哟，王大公子，久违了，您先请。”



王公子没有理睬他，却对青年书生说道：

“顾老弟，今儿个你也是来寺布施的么？哈哈，头天开寺，要是钱少了，可是拿不出手啊？”王公子一边转着耗子眼，一边用手势示意那管账和尚将化缘簿子递过来。

顾恺之并不去接化缘簿子，而是不卑不亢地冷冷说道：“还是王公子先请吧！”

“这回谁捐的钱最多？”那王公子也不接化缘簿子，问过之后，又对顾恺之说道：“我打头，接着可就该你老弟啦！”

“早上，谢大人布施了三万……”管账和尚如数家珍地念道，“国舅的侄孙少爷捐了五万钱；今天数刘大人捐得多，他慷慨解囊，给佛爷捐了八万钱哩！”

“嗨！八万钱也算多么？”王公子当即对管账和尚朗声说道，“我王某今天高兴，来呀！给我写上十万，看谁有本事从我头上迈过去！”

顾恺之也不开口，只是嘴角上荡起一丝冷冷的笑意。王公子盯着管账和尚写完之后，又一次挑战似地把目光射向了顾恺之。

顾恺之指着化缘簿子说：“请问长老，这布施的钱，是眼下就要收纳呢，还是改日奉送？”

一个年事较长的和尚忙接过来：“哪里哪里，今儿不过先注个数儿。若是随身带着，给了倒免了您老牵挂着；若是不曾带着，改日贫僧到尊府上去取，也是使得的。”

“那好，刚才各位施主都已捐注，今天我顾某也要在佛前略表一点虔敬之心了。”说着，只见他从管账和尚手中取过笔来，在化缘簿上刷刷几下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捐注的钱数。

那管账和尚定睛一看，舌头伸出老长，许久缩不回去。众人一见这情形，忙凑过去看。只见上面清清爽爽、明明白白几个大字：

“顾恺之，捐钱一百万。”

一时嘘声四起，众人愕然。稍过片刻，便纷纷议论起来。

那肥头大耳的王公子更是恼羞成怒，他一把揪住顾恺之的衣袖，说道：“顾老弟，你平时喜欢笑谑戏闹，倒也不失风流儒雅！今几个，你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？！”

顾恺之微笑不语，拂袖欲去。

正在这时，慧力法师见这边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便走了过来。他见这个年青书生质朴中隐匿（ni逆）着灵秀，潇洒里蕴含着稳重，断然不是信口开河的轻浮之辈，旋即又听人呼“顾公子”，心想，这难道是那大名鼎鼎的“三绝”才士顾恺之？

于是急忙趋前一步，拱手说道：

“顾公子，请稍留步。”

顾恺之也朝慧力和尚略施一礼，道：

“啊，是老法师，晚生正要讨教。”

说着俩人撇开众人，缓步朝厢房走去。

奇怪，自从顾恺之在凡官寺捐钱一百万的消息传开之后，人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踪影。

难道顾恺之真的虚张声势撒了个弥天大谎，逃之夭夭了吗？

不！那么，他到底在哪里呢？他就在寺院的后殿里，看门的就是一位铁将军——一把大锁。

我们且来看看这时的后殿吧！靠墙架着木梯，叠搁着案

子和长凳；雪白的粉壁上，人物轮廓依稀可辨。这就是顾恺之这些天来精心绘制的壁画草图，画面上画的是两尊佛像：左边一个是一尊身披袈裟的佛爷，体态庄严，跨着一头白象，脑后一圈圆圆的灵光，他就是佛教中传说的文殊菩萨；右边一个看样子象是个文人墨士，正在和文殊比比划划地说些什么，体态风流儒雅，神情可爱可亲，他就是佛教传说中那个叫维摩诘的居士。这时顾恺之在旁边的梯子上，用柳木炭条继续勾描着。瞧，他是那样的全神贯注，那样的专心致志。

顾恺之为什么躲在这后殿画画？他那一百万钱的捐注究竟怎么交待呢？要解开这个疙瘩，我们还须回顾一下那天顾恺之和慧力法师的“密谈”。

那天，顾恺之和慧力法师来到厢房，双双落座之后，慧力法师低声问道：

“顾公子有何见教，老僧洗耳恭听。”

“后殿那堵高达数丈的粉壁，延请画师了没有？”

“不曾。”

“如法师不弃，晚生愿濡墨挥笔，在那粉壁画上维摩诘居士，如何？”

“那真是佛殿生辉，寺院增光了。”

“老法师过誉了，但晚生还有一个要求，不知该说不该说？”

“尽管说来。”

“把晚生锁在后殿里！”

慧力法师眉头一皱，口占一偈（jì季）念道：

后殿锁住生花笔，

菩提影动风满壁。

摩诃醉卧花雨中，

老僧自解“百万迷”。

慧力和尚念完后，俩人发出了会意的微笑……

不觉又过了半月。这天傍晚，新月高悬，轻风如水，钟声悠扬。只见顾恺之从后院小门内走出来，朝慧力法师卧室走去。

慧力法师抬头把顾恺之打量了一番，哎呀！顾恺之简直跟从前判若两人！清癯（qú区）的脸庞上显得更瘦削了，脸色略泛苍白；只有双眼，虽然熬红了，却依然炯炯有神。

“老法师，明日后殿可以开放了。”顾恺之兴奋地说。

“哦！那老僧先睹为快，一饱眼福吧。”慧力和尚说着便秉烛要走。

“慢！”顾恺之急忙拦住道，“我们不是早有君子之约么，再说，维摩诃的瞳仁还没有点上……”

“好好！老僧完全照你说的办好了。我今天早派人去通知各路施主，要知道，人们一听说顾公子在凡官寺画出了维摩诃像，恨不得马上就来观摩欣赏，顶礼膜拜哩！”

“既然老法师早有安排，那恺之就告辞了。”

慧力法师挽着顾恺之的手送到门外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凡官寺的僧人便起来忙着烧茶做饭，准备迎接前来观赏壁画的施主。

来得最早的是一个姓谢的财主，他既信佛，想修个来世，但又不想放弃眼前的享乐，所以最推崇维摩诃。起初他听说第一天观赏壁画的人要捐十万钱，有些犹豫，但一转念，早看佛像，早修来世，就横了心，在化缘簿上注上了十万钱。他这么一写可带动了一大帮人。……



后殿门打开之后，人们眼前骤然一亮，真象腾空升起了万朵五彩云霞；但使他们惊诧的是，维摩诘好象在 睨(nì逆)视众人，满眼翻白。哦！原来顾恺之还没有点睛。这时只见体态疲惫而神情严肃的顾恺之，举着一只饱蘸彩墨的画笔，飞快地攀上梯子，照准维摩诘眼仁处，“噌噌”几笔。霎时间，顿觉祥光满宇，四壁生辉。

这时，那些争先恐后来参观的人，早把路堵住了。人们仰头观望，啧啧称赞！更有那些有钱人家的善男信女们，竞相夸财斗富，争着捐钱。

一会儿工夫，所获得的捐款便大大地超过了一百万。

还是慧力法师的一双慧眼，在如潮的人流中，找到了那个想趁机会奚落嘲笑顾恺之的王公子。

顾恺之将画笔递与一旁的寺僧，略一拱手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？王公子，还要争这头注钱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！在顾公子面前，王某甘拜下风，甘拜下风了！”说罢，在人们的哄笑声中急匆匆地溜了。

这凡官寺点睛传神、捐注百万的佳话，使得顾恺之誉满京城，名垂画史。

## 曹仲达溅墨成蝇

一天，在一围屏风旁站着许多人，他们都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一位画家在屏风上挥笔作画。只见他寥寥数笔，笔下的人物便活脱脱地站立在眼前。特别让人赞叹的，是那些风姿绰约的仕女，亭亭玉立，格外妩媚动人。当时，人们把这位画家的画风十分精当地概括为四个字：“曹衣出水”。意思是说，这个姓曹的画家所画的衣衫，象人刚从水里钻出来那样紧贴在身上，表现出一种柔和的曲线美来。

这个画家名叫曹仲达，是三国时期的人，出生在西域撒马罕一带的曹国。由于当时名声很大，东汉的孙权不惜花费重金请他到金陵去，为他寝宫里屏风作画。

“哎呀！”突然大家惊叫起来。原来曹仲达笔酣墨畅，正画在兴头上，一不小心，一个墨点，溅在了仕女端着的瓜果旁。蘸水洗抹吧，不但洗不净，反会弄得满纸灰濛濛的一片墨污；重新铺纸再画吧，浪费了纸墨不说，已经画成的那些步履轻盈，苗条多姿的仕女将被废弃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正当大家啧啧惋惜的时候，只见曹仲达不慌不忙地拿起一支“小毛椎”，浅蘸淡墨，伏下身去……当他直起身来时，人们又一次惊异地发现，那个十分惹眼的黑乎乎的墨点变成了一只小苍蝇，仿佛扑扇着两片薄薄的蝇翼，嗡嗡营营地飞着，就连蝇腿上那细细的茸毛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传呼孙权来了，人们闪立在两旁。孙权带着爱妻大乔和几个宫妃来到屏风前，他看看屏风，又扭头看看身边的大乔和嫔妃们，然后仰头哈哈大笑起来：“画得好，画得真好呀！我还以为是我的娘娘走进画里去了呢！”

突然，他皱起眉头，走近屏风，挥动那宽大的袖子，在屏风上拂了几拂，但那只苍蝇却纹丝不动。身边传来嫔妃们的格格笑声，“大王，那是一只画的苍蝇呀！”孙权定睛一看，也不禁大笑起来。

这时，站在一旁的幕僚赶紧上前，把刚才曹仲达误笔成蝇的事情陈述了一遍。

“啊！这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！”孙权说着，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，并赏赐给了曹仲达一些金银玉帛。

作画时，在雪白的纸上溅上了墨点，这本是一个失误，但通过“误笔成蝇”的故事，使我们可以看出，曹仲达不但有高超的绘画技艺，而且是一个遇事沉着冷静、善于补救“误笔”的高手。



## 戴逵幕后纳众议

戴逵，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。他是当时的谯郡铚（zhì）县（今安徽宿县）人，后来举家迁徙到会稽郡。他不但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，而且善于弹琴鼓瑟，雅好音律，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文人。他性格耿直孤傲，从来不肯趋炎附势。

戴逵曾经拜范宣为师，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等典籍。因为他对范宣十分崇拜，范宣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范宣正襟危坐地谈经，他也手不释卷地朗朗诵读；范宣濡墨挥笔抄书，他也笔走龙蛇地抄录；但当范宣闲下来无事可干的时候，他便偷闲画画儿。范宣见了，对他说：“学这个有什么用途？你不必在绘画的事儿上下这么大功夫。”但戴逵却一反常态，不听范宣的话了，仍然坚持习画。春去秋来，毫不松懈。有一天，范宣见到戴逵画的一幅《南都赋图》，十分赞赏。因为在那幅画里，使他真切地看见了当时的世态风俗。从此之后，范宣改变了自己的看法，开始看重绘画了。一幅作品居然改变了老师的成见，这除了说明戴逵艺术功力之高外，也表明他是一个不肯随风转舵而是很有主见的人。

风景优美的会稽山麓有座寺院，山门上横着一牌匾，上书四个大字：“阴灵宝寺”。穿过正殿，便是一座十分清幽